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宗璞的小说：《南渡记》第二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6

[作者] 宗璞

[单位]

[摘要] 日子掀过一页，七月九日。峨从睡梦中蓦地惊醒了。四周十分安静。她猛然跳下床，拉开粉红与深灰相间的窗帘，看着外面刚刚发白的天色。草地依旧深绿，小溪依旧闪亮。这看过十多年的景色，正从黑夜中缓缓苏醒。几声清脆的麻雀的欢叫使得清晨活动起来。一切都没有变化。

[关键词] 南阳作家群;宗璞;小说;《南渡记》;第二章

第二章一日子掀过一页，七月九日。峨从睡梦中蓦地惊醒了。四周十分安静。她猛然跳下床，拉开粉红与深灰相间的窗帘，看着外面刚刚发白的天色。草地依旧深绿，小溪依旧闪亮。这看过十多年的景色，正从黑夜中缓缓苏醒。几声清脆的麻雀的欢叫使得清晨活动起来。一切都没有变化。可是峨觉得自己很不一样了。似乎多了什么，又少了什么。她拉上窗帘回到床上，环顾室内简单又舒适的陈设，需要的东西一样不缺，没有一样多余之物。一面墙上挂着大玻璃镜框，里面摆着一行行植物标本。镜框旁挂着那耶稣受难像。从悬挂的地位看来，主人显然不是教徒。主人的目光在这像上停留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抬起手腕，腕上的表没有了，光滑的皮肤上露出浅浅的印痕。昨晚的音乐会，那不同寻常的音乐会！峨常参加音乐会，据说是个音乐爱好者。按照她的情况，完全可以学一种乐器或声乐，在圣诞节前后来一段四重唱，象有些名媛那样。但她很怯场，情愿在门口收票。许多非正式演出要靠热心人做各种事。峨从来算不得热心人，在收门票上倒很认真。一套白衫黑裙，成了她的工作服。认真地把守着门，晚来的人在节目进行中一律不得进。昨晚音乐会在明仑大学附近一所私立大学举行。峨和同学吴家馨，还有家馨的表哥仇（掌）欣雷，被媚称做掌心雷的，一起骑车去。吴家馨的哥哥家毅也是明仑学生，因此她在女生宿舍借住，准备功课。音乐会的组织者是一个团契，教会学校都有这种小社团，时常举办活动吸引学生参加。这时来的人不多，负责人见他们来了很高兴。他们到了以后，峨立刻站在门口，开演后还有人来，因为估计晚来的人都有特殊原因，破例放进。峨坐下时已演过几个节目。她听音乐素来不是很专心，倒也不象有些人喜欢在音乐声中遐想。她不是喜欢幻想的人，甚至讨厌媚那样常常耽于幻想。音乐给了她一个生活的空白，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呆坐着，不受任何干涉。今天她更心不在焉。台上演唱什么，简直记不清了。直到著名女高音柳夫人上台，她才猛然想到这是音乐会。柳夫人本名郑惠柑（木丹），一直冠用夫姓，称柳郑惠柑，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，也是能开独唱会的极少数歌唱家之一。她唱的第一支歌是《阳光三叠》，声音高而较宽厚，不象当时一般歌者唱到高处总有逼窄之感。等到唱完最后一句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，她垂下头，一任掌声回荡，并不鞠躬。过了一会儿，伴奏伸长了脖子朝她望，她也不示意开始，却忽然抬头，讲起话来：“大家都知道，芦沟桥今天有一场战争。一场伟大的战争。我一辈子唱的歌也比不上前方战士的一颗子弹！我刚刚决定说这几句话。非说不可！我们应该慰劳前方战士，鼓励他们继续打，努力打，奋勇打！我们都是后盾，坚强的后盾。若是没有他们，哪儿能容我们唱歌听歌！”大家热烈地鼓掌，她沉默片刻，唱第二支歌。油印节目单的下一个节目是《圣母颂》，但她唱的是《松花江上》。“爹娘呵，爹娘呵，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？”歌声一落，台下人纷纷站起。有人喊口号：“坚决保卫华北！”“北平不是沈阳！”有人跑到台前扔纸币、铜板。一个中等身材的壮实青年走上台，举起两臂让大家安静下来，大声说，明天准备慰劳二十九军，原没有想到在这里捐款。感谢柳夫人这样协助。现在可以捐款做为劳军之用。这时有人拿出两个大纸箱，伴奏跑进后台找出几个木盒。听众向台前拥过去，向盒、箱里放东西，有的就扔在台上。峨当时很尴尬，她身上没有一个钱，也没有饰物。吴家馨站起来，一面走出座位一面取下手表。峨很感谢她的提醒，忙也摘下手表。掌心雷迟疑片刻，也跟着拥到台前。盒子已经装满，台上有一堆堆的钞票和铜子儿。首饰不多，表不少，因为听众大都是青年学生。还有一副假牙，带着亮晃晃的钩子，峨看了很难受。两手曲在脑后，靠在枕上的峨又抬起手腕看看，细细的手腕有些发红，表没有了。那是父母亲给她的十五岁生日礼物。峨想，要是娘再给一个，一定不能要。那样才真是自己捐的。她把日历推开，把一个精致的方形小闹钟拉到面前，准备以后与它为伴。“大小姐，醒了么？”因为上房只有峨一人，赵妈临时在走廊凸窗处搭床睡。孟家人从来起得早，她走进来自作主张拉开窗帘。“昨晚上太太打了几次电话，不放心呀。下回还是跟着太太，别另

外跑，又不是太平年月。”这话她昨晚已经说了不止一遍。峨不答，把脚后的鹅黄绸夹被拉上来，翻身装睡，赵妈又说：“时间倒是还早，再睡一会儿，什么时辰开早点？我告诉柴师傅。”“我不吃，什么也不吃，不用开饭。”索性用被蒙着头。赵妈知道大小姐脾气格涩，不再多话，自去收拾房间。峨又回到昨天晚上。散场后，团契负责人特地叮嘱大家结伴回家，注意安全。她和吴家馨、掌心雷还有明仑大学几个同学一起骑车。他们不止一次骑车走这条路，一边是一个小村庄，一边是一溪潺潺流水。常常是一路说笑，兴高采烈，一致认为这普通的乡间景色十分美好。昨晚还是这条路，这溪水，这村庄，有淡淡的月光笼罩着，安谧而明净，感觉却全不同了。他们意识到生活就要发生巨大变化，不可想象的变化。他们兴奋，又有些忐忑不安。“我想了一整天，”掌心雷说，“我们也许不能念书了。”

“我愿意上前线，应该上前线。”吴家馨说。“我也愿意！”好几个人热情地说。“孟离己，你呢？”掌心雷的声音。峨平常不爱说话，常常等人问。她仍然感到会场的气氛，觉得上前线，把侵略者打出去是青年人的使命，想了想，却说：“不知道上学怎么办。”路边村庄里一声狗叫使他们沉默下来。一只狗开了头，别的狗都跟上来，此起彼落。好象不只是守夜，还有什么伤心事要大喊一通。声音在黑夜里传得很远，远处似有回声。“这些狗！它们也闻到战事了。”谁在对狗叫加以评价。几个人到学校大门，门已关了。校警盘查了几句，开门时说：“都什么日子了！还有心思乱跑！”真是的！什么日子？峨想着。这是民族危亡，国难当头的日子。她看着静静垂着的已遮不住晨曦的窗帘，不知窗外在经历什么变化。这时老赵妈又推门进来：“有人送来一封信，还打听卫少爷什么时候回校。信放在高几上。”书房门口有一个红木高几，凡有来信书报等都放在上面，等弗之自己拆看。赵妈本不用说的，所以来说，是因太太不在家，要加倍小心。娘昨天电话里说了，城门一开就回来。卫表哥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怎么知道？这样的日子，我该做什么？看来还应该复习功课，大学总是要考的。峨想着翻身下床，胡乱梳洗了，拿起生物书读。她要投考明仑大学生物系。读了一会觉得这样时刻根本不该自己一个人在家的。“娘和爸爸就是不关心我。”她有些愤愤，有些委屈，书上的字变成一串花纹，她用手一行行指着，大声念：“种子——胚胎——花粉——”念了几行，她扔了书凭窗而望，忽见庄无因在草地那边双手捧着书，骑在自行车上，一面骑车，一面看书，缓缓行进。峨素来不喜欢孩子，少年也包括在内，但对庄无因却另眼相看。不只因他学业优异，不只因他能骑在自行车上看书，还可以自如地拐来拐去；主要因他的性情与众不同。他很有礼，礼貌下透露着冷漠，冷漠了似乎还蕴藏着奥妙。峨隐约地觉得与她有相通之处。“喂！你怎么能在炮火声中这样专心？”峨说，其实四周很安静。“你知道打仗了吗？”无因俊秀的脸上还是那种冷淡，战争尚未影响他的生活。他下了车，弯腰在草地上折了一朵小黄花。“要是你，考大学么？”“当然。”无因望着那朵小花。“你看什么书？”峨问。无因把书一举，答道：“解析几何。”遂又把小花一举，“有一次崙采了这种花说给你做标本。”“大概是你帮崙采的？”峨微笑。“不是我，是她自己。”无因认真地回答。峨还想说什么，但只冷淡地点点头。无因也点点头，上车继续看书。峨看他走远了，自己到前门张望。方壶前有一个圆形矮花坛，当中是一株罗汉松，还有些花草之类围着。光洁的路从柳树间弯过一座假山，通往校门。峨站了一会儿，侧耳听有没有汽车声音，不经心地望着假山，正见一个人从假山后转出来。峨一见来人，顿觉太阳亮了许多，花草也格外美丽。很是高兴。来人生物系萧澈是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，不过三十五岁左右，白面长身，风神疏朗。他向方壶走来，先给人一种潇洒脱尘之感。生物系学生都很崇拜他，认为他的学问、及办事能力、甚至于外表都臻上乘，可谓“完人”。“萧先生，爸爸还没有回来。城门不知开了没有？”峨向前迎了几步。“您请里面坐。”“听说是一早就开了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回来了。”萧澈微笑道，“我这有个东西请你爸爸看。”他在门口有些踌躇，不知是否要等一下。“你怎么没有进城？不去看婚礼？”“我去听音乐会，昨晚有柳夫人唱歌。”“郑惠相吗？”萧先生很有兴趣地问。“您认识她？”峨直觉地问。萧先生未答。这时传来汽车声，“来了。”峨高兴地说，她似乎已很久没有见到家里人了。车到门前，孟樾夫妇相继下车，峨走过去拉住母亲的手，碧初望着她，觉得这一晚女儿不知受了多少委屈，心头酸热，挽着她到内室去了。孟、萧两人在客厅坐定。萧澈拿出一张类似传单的纸。“刚有学生送来的。这样就好了。”纸上油印的字迹不大清楚，弗之却看得明白。那是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事变的通电，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。”通电最后提出：“武装保卫平津华北！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！全中国人民、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，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，抵抗日寇侵略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！驱逐日寇出中国！”“这是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心愿的。”弗之说，他安静地将通电放在一旁。“我也这样觉得。国共合作共御民族之敌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”萧澈睁大黑白分明的眼睛，“我认为你看了会大为高兴。你这个Sincere Leftist。”弗之一笑：“正因为我sincere，我是比较客观的。现政府如同家庭之长子，负担着实际责任，考虑问题要全面，且有多方掣肘。在我们这多年积贫积弱的情况下，制定决策是不容易的。共产党如同家庭之幼子，包袱少，常常是目光敏锐的。他们应该这样做。”“这也是事实，大学中人，看来没有主张议和的。”萧澈说。“在城里听说芦沟桥已经停战。大概有这样几项办法：双方部队撤回原防；中国方面驻守军换防，由河北保安队驻守。你想日本人会守信约么？不过是拖延几天时间，哄一哄人罢

份。”弗之说着，站起身踱来踱去，随手翻看红木高几上的信、报，抽出一张油印纸，和萧澹带来的通电完全一样。“这儿也有一份。”他们对望微笑，都猜到是谁安排送来，只是心照不宣。“苴辰处一定也有。”弗之说。“我今天下午去南京，到庐山去。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的。还要反对把北平作为文化城的谬论。”萧澹说，“缪东惠的那个提案是四六骈文，听起来倒是音调铿锵。”“以前有这种幻想还可谅，现在就不可谅了。估计政府不会这样做。前市长的做法还可以说是幻想，现在就是纯粹的投降！”弗之说起前市长，两人都想起那次告别的场面。前市长袁某人对文化城的设想颇有兴趣，曾大力修缮东、西四牌楼，把木架换为洋灰结构，又修建通往颐和园的路，还出了一本装帧精美的《故都文物略》；可是对日本人不肯全面逢迎，终于卸任，被限期离开北京。他临行时在北京饭店举行告别宴会，邀请了各界名流，弗之和子蔚都参加了。席间袁市长手持空酒杯，到几个主要桌面，把酒杯一举，向外一照，并不说话。菜未上完，市府秘书走过来对他说，时间已到。他默然片刻，说，“这一点时间也不给么！”随即站起身，向四方拱手，离席去了。当时满场肃静，无一人再举箸。这是几年前的事了，想起来还很沉重。子蔚道：“谁能想象这是在中国领土上！——我走后，局势不知会怎样发展，寓所有系里同人照应，可不必费心。”弗之颌首道：“如果时局可能，我大概在二十五日左右动身往庐山。”这时孟峨出现在客厅门口：“爸爸，校长办公室来电话。”弗之去接电话。她走过来靠着一个高背藤椅站住，向子蔚微笑：“学校是不是要搬家？”“还不知道。——我想这是迟早的事。”“我还考不考大学呢？”峨一半象问自己。“当然应该考，唯其国家有难，更要在艰难中培养人才。不然国家谁来支撑？”子蔚一向觉得峨有些古怪，矫情，不象嵎那样天真自然，当然嵎还是个孩子。峨又问了：“生物系呢？该学生物么？”她似乎很困惑。“我当初选定这门学科，是从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。人生太奇怪了，生命也太奇怪了。——我想学生物有几点好处：它不象数学物理那样，如果天分不够，会学不下去。也不象文科那样，若不到最出色，就似乎很平庸。一般来说，总可以成为专门人才。”这是说我平庸，才应该上生物系么？峨脸红了，“其实我也觉得生命很奇怪。”弗之进来对峨一挥手，要她退去，一面对子蔚说：“秦校长从南京来电话，要我代召开一次校务会议。要大家坚守待命，他今天动身到庐山，参加第一期座谈会，迟到了。”“好。那我下午走了。不知何时再见。”子蔚站起身说。伸手去拿那份传单。“这个就放在这里一并处理好了，”弗之忙说。心想子蔚幸无家室之累。不过这话不能说，说出来会有些嘲笑意味。他看着子蔚骑车走了。峨又出来叫他接庄伯伯的电话，见萧澹已走，怅怅地说：“娘还说让留他吃饭呢。”弗之说：“咱们商量一下，乘这两天城门还开，你和娘最好进城。你要好好复习功课。”“那爸爸呢？”“我留在学校。”弗之回答，拿起高几上的东西，先进书房，才去接电话。“我在实验室，”苴辰在那边说。“我刚到方壶，你真快。”“卫蔚不在我这里。”“有人找他吗？”“凌太太打电话，说他一早就不见了。”“登个寻人启事？”“怎么登？走失爱婿一名？”苴辰幽默地说，“要是看见他，说实验室也等他。——现在还能正常工作，做一分钟是一分钟。”两边都放下电话，去抢那一分钟。二果不出弗之所料，休战的第三天，日军违约向宛平县大举进攻。战事持续，到七月十三日中午，在永定门外发生激战。北平南城一带听得很清楚。一阵阵枪炮声，让人不时激灵打个冷战，虽然天气还是热得闷人。北城听不见枪声，但炮声隆隆，不时传来。人们也惊惶，也兴奋。街谈巷议，是咱们的队伍打到哪里了，好象我们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。报纸空前畅销，尚未普及的收音机更成了稀罕物儿，凡有的就常开着听新闻。香粟斜街三号大门内和整个北平城一样，气氛非常。吕老太爷这天诵经已毕，着急地等报纸，催问过多次。有时他弄不清到底是炮声还是雷声，快到中午忽问是不是要下雨。赵莲秀高声解释那是愈来愈紧的炮声。遇到任何情况绝不隐瞒，这是她在老太爷身边多年受的训练。“这么说，是越打离城越近了。”老人自言自语，一面在宽敞的客厅里踱步，客厅是旧式方砖墁地，只在一组主要的座椅间铺了块旧地毯。他总是沿着房间当中一行方砖走，从不踩错行。赵莲秀就坐在靠窗一张格外旧的高背椅上。椅背上的花呢破了，用颜色近似的碎布缀补得很谐调，却仍看出旧来。她以为坐这样的椅子才合自己身份。平常她手里总拿着活计，有时缝有时织，因为没有什么实际用途，常常是缝好织好又拆了重做。这时因为心里乱，一个绣花绷子放在椅旁几上，半天没有动。“这么说，是越打离城越近了？”老人踱过来时，转脸向莲秀说。“听她二姐说，得商量商量往哪儿避一避呢。”莲秀声音依旧很高，这是习惯，但声音有些怯怯的。这是因为几次时局紧张时，亲朋中有的往南方，有的往天津租界，老太爷都反对。“避什么？”老人站在客厅中间，停住了。“爹起来了。”绛初掀帘子进来，随着她是一阵炮响。“时局不好呢。大炮打过来，不知落在哪儿，德国医院有房间，好些朋友上那儿去避着。子勤的意思让伺候爹去住两天呢。”老人仍站着，好象不大懂。绛初又说：“爹和孩子们一起，他们准得高兴得了不得。”“孩子们是要找个安全地方。”老人沉吟地说：“德国医院——？”“缪府一家，凌先生一家，还有好几家亲戚都去。子勤他们公司几个副经理的家眷也要去，可还没有房间。咱们的房间已订下了。”绛初忙说。“孩子未尝不可以去。”老人说。“你安排吧，我是不去的。你三妹什么时候进城？”“今早上电话又不通，现在打起来，谅必进不了城了。嵎和小娃都在玮玮屋里写大字。”绛初停了一会，忍不住问：“那就吩咐开午饭，爹吃点什么就去罢。”“我不去！”老人说了就继续踱步，意思是不要再打扰他。“爹不去，我们怎么放心？把爹撇在家，也不成个道理。”“你们只管去。”老人一面走一面温和地说，“我今年七十六岁，能亲眼看见中

国兵抵抗外侮，死也瞑目。——只莲秀陪着就行了。” “那里什么都方便，爹不过就是上车下车——” 老人仍一面走一面摆一摆手，示意不要说了。绛初知道劝也无用，只好说：“那只好随爹的意思。” 转身要走。莲秀忙走过来，轻声问：“她二姐，要不然请老太爷往后面楼下住两天？” “我早就想着了。你先劝劝，我还有事料理。” 说着走出门，外面已近正午，因为廊前搭着卷棚，院子里已经按规矩洒了两次水，压了些酷热。绛初到自己屋里，先吩咐刘妈打点衣物，又按铃叫了听差刘凤才来，交代收拾后楼。“后楼避避流弹倒可以，街上几家邻居刚刚来问能不能遮蔽他们几天。” 刘凤才小心地说。“全是心理作用。” 绛初不耐烦地说。“收拾好了再说。” 这时电话响了，是岳蘅芬打来，先说她和雪妍已经在德国医院，一家一个房间，打仗的时候也就可以了，问澹台家什么时候去，又说秦校长着属也在那里。问碧初进城没有，接着才问有无卫葑的消息。“卫葑不在家吗？” 绛初倒有些诧异。“第二天就出城去了，说是有要紧事。” 凌太太抱怨地说，“这已经快一个星期了，前几天有电话来，说今天进城，看来也来不了。” 绛初安慰了几句。挂了电话。略一定神，往炫子屋里来。炫子住前院西首小跨院，三间小北房，两明一暗，院子没有正经的门，只从廊上的门进去，大家就称之为廊门院，房子全象绛初上房那样装修过，棕色地板绿色纱窗，中西合璧的布置。最突出的是满屋摆满了洋囡囡，实际也不全是娃娃，而是各种各样的玩偶。几乎世界各地的都有。有的碧眼金发花边帽短纱裙，有的云髻高耸长裙曳地，还有穿着花格制服头戴高帽的苏格兰士兵。炫子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送子娘娘，刘妈听了说：“我们小姐说话也太那个了。” 绛初说自己年轻时就够惊人了，现在孩子更胜一筹。为夫为父的辛勤就说这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这句话他是常说的。这时炫子正在里间挑衣服，五颜六色各样纱绸衣服堆满一床，她身上正穿着一件水红巴利绸连衫裙，上身嵌了两条白缎带，好象背带的样子。站在穿衣镜前，左顾右盼，点着脚滑了几个舞步，裙子飘飘然撒了开来。

“你没听见炮响？怎么全象没事人似的。还有这份闲心！不怕日本打进来！” 绛初嗔怪地说，虽说嗔怪，看见女儿的娇痴模样，沉重的心情稍觉轻松。“我们不是上德国医院吗？我们不用怕日本人。” 她把我们说得重，似乎他们这样的人什么也不用怕。“今天下午六国饭店有舞会，保罗来带我去。” 她随便看看案头小钟，小钟上有个小人拿着槌子。按钟点敲响一面小锣。“三点半来，我从西交民巷往医院去找你们，不回家了。别忘了带着她。” 法子的眼光落在靠在床头的二个大娃娃上，这娃娃一身白缎童衣裙，突出的额头，大大的蓝眼睛，它名叫秀兰，是照当时好莱坞红童星秀兰·邓波的名字起的。保罗的请帖是前十天送来的，那时候还没有打仗。绛初望着炫子说：“舞会可能取消了。” “才不会呢。” 炫子习惯地把头一扬，稍稍侧着头说：“美国人，才不怕小日本呢！” 绛初也很相信美国的力量，想了一下，觉得在六国饭店总是安全的，遂起身要走，这时听见刘凤才在门口咳了一声。“美国领事馆麦先生来了。是不是请在外客厅？” “请进来。” 炫子抢在绛初前面吩咐。保罗有一次说过要看看她的众多玩偶。而她身上衣服正好见见客，以免埋没。下午还不知选定哪一件。绛初不以为然。且不走开，到外间坐定。一面说，这是通知舞会取消了。炫子说：“他是来confirm一下，催请。准的！” 一时院子里皮鞋响，刘凤才打起帘子，一位身材高而匀称的美国青年出现在门口，他流利地讲着汉语：“这是澹台夫人？我看出来您和小姐很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小姐很象您。” “欢迎你来舍下。随便坐。” 绛初站起来。炫子从里间出来了，这颜色娇艳的衣服配着冰雪般肌肤，真使人象花朵一般。麦保罗目光闪亮，上去躬身握手。仍向绛初有礼貌地说：“芦沟桥的炮声，使你们受惊了吧？” “这些年时局从来没有稳定过，炮也响过不止一次了。这次不知能打多久。” 寒暄几句后，保罗仍没有提舞会的事，炫子忍不住问：“今天的舞会怎样？没有影响吧？” 保罗微笑。“我正要请问，你以为你能参加吗？” “怎么不参加？” 炫子好象对这个问题很感诧异。“什么事也妨碍不了我们的计划。” 这跳舞的计划似乎很神圣。保罗没有说话，只看着炫子，蓝眼睛里那点惊羨赞叹的光辉消失了，只是干干地看着。绛初微感不悦，提高了声音说：“麦先生是要去的了？我们刚刚还在说，以为这次舞会取消了呢。” 麦保罗转眼对绛初说：“舞会照常举行，我们没有和日本打仗。——我来是想解决我心里的问题。我坦率地说吧。” 他向炫子欠了欠身说，“希望澹台小姐不怪罪。——这次芦沟桥事件，对中国是了不起的大事，我以为，中国要觉醒了。我就想，象你这样上等人家的小姐，怎样对待？你兴奋吗？为自己的国家着急担心吗？我想，你至少不会参加今天的舞会。” “明白麦先生的意思了。” 绛初站起身说，“麦先生很忙吧？”

“我以为，你没有兴趣参加，你的内心才符合外表。你如果有兴趣，我三点钟还是来接你。” 麦保罗不顾一切地把话全说出来，便也站起身。炫子听了这一番话，先想的是这外国人真可笑！然后不觉满脸通红，超过了身上的水红衣裙。她看了一眼身边案上一个雕花厚玻璃盆，简直想抄起扔在麦保罗头上。但她很快恢复了正常态度，嘴角浮出淡淡的不屑的微笑，缓缓站起，说：“为了维护你心目中的美好形象，我看还是不必了。” “我想你没有生气吧？” 麦保罗有点惶恐，诚恳地说，“我们是朋友，朋友要坦白。” “每个中国人都是爱国的，不用别人指教。” 炫子说，“——除了汉奸。” 她忽然想到，汉奸的定义不知究竟是什么。麦保罗默然，约有半分钟，告辞走了。母女两人也默然良久。炫子回到里间，脱了新衣服，只穿着白绸衬裙，把床上的衣服全撻在地下。“妈妈在这儿吗？” 是玮玮的声音，接着人冲进未，抱住愣在那儿的绛初。绿初看见炫子感觉轻松，看见玮玮，便简直是心花怒放。这时也带着笑容，抚着玮玮的肩，那头已

轻摸不着了。“什么事？”“媚让我问问，我们不去德国医院成吗？公公不去，我们陪他。”“你就听媚的主意！”绛初心里嚷着，面上仍堆着笑。“大家都去，公公说不定晚一天去呢。”“我才不去！”炫子在里间说，口气斩钉截铁。“这群小祖宗，你们还要怎么样？我还不够烦，不够乱吗？”绛初放重语气，沉下脸看着里外屋姐弟两个。这时刘妈掀帘进来说：“公司黄秘书来了，说老太爷中午不能回家，让黄秘书帮着料理送您上德国医院。”“请黄秘书上房坐，就开饭，我就来。”她又看了两姐弟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一会儿刘妈又在帘外说凌太太电话。绛初便到上房去了。岳蘅芬催绛初快去。“看你们的房间空着，好几家打听想住，京尧给挡住了。”“凌先生也在医院？”绛初没想到。“这儿总得有位先生，全是妇孺之辈怎么行。”蘅芬回答。绛初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麻烦你们给留着，我们就去。——万一不去，我打电话来。”“怎么万一不来？多少人要一个房间要不到手呢。大人孩子坐上车不就来了？不光是躲不长眼睛的炮弹子儿，万一有流散的乱兵，——这都很难说！”“我这儿政出多门，不象你，一声号令，先生小姐立刻服从。”绛初说。“哎呀，说起来，我们雪妍还没喝桔子水呢，我去张罗去。”对于蘅芬这样的人，四时从来什么都出产。绛初挂了电话，和黄秘书说了几句。黄秘书身材瘦小，一说话眼睛鼻子都挤在一起，只是唯唯诺诺。绛初知道和他商量不出什么，遂给子勤打电话。他匆匆地说既是孩子们要陪老太爷，怕是不好勉强。其实影响大局的是炫子忽然不肯去，绛初不好说。“要不然就上后楼，那儿还有地窖子。”子勤出主意。——“这还用你说！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总得到晚上。”电话里传来有人在问他什么。“我尽量早回来。”绛初不等他说完，先挂了电话。又是接连的沉重的炮声，催着绛初立刻往后院走。刘妈问是不是先吃饭，绛初说让黄秘书和孩子们先吃。三个孩子要跟着她上后院。炫子关紧了房门。好在黄秘书不是客人，见帮不上忙，自去了。绛初等人走过夹道到正院，又穿过上房东头平常总关着门的小夹道。现在门开着，刘凤才带人刚收拾过了，还没有来得及换那坏了的电灯泡，夹道里很黑，小娃紧紧抓住媚的手，玮玮拉着她另一只手臂。一出夹道小门，虽然是红日高照，却有一种阴冷气象，蒿草和玮玮差不多高，几棵柳树歪歪斜斜，两棵槐树上吊着绿莹莹一弯一曲的槐树虫，在这些植物和动物中间耸立着一座三开间小楼。楼下是一个高台，为砖石建筑，高台上建起小楼，颇为古色古香。油漆俱已剥落，却还可看出飞檐雕甍（蒙）的模样。一个槐树虫在绛初面前悬着，玮玮立刻勇敢地向前开路。“妈妈，慢点走。”他不时叮嘱，似乎碎石小径上有什么惊险障碍。他们弯过几块乱放的大石，到得楼前，见楼门大开，刘凤才和另一个听差，还有两位南房客人正在擦拭门窗和桌椅。三个孩子叽叽喳喳往楼上跑。绛初忙喝住。刘凤才过来问：“太太下地窖子看看？那儿最安全，就是太窄逼了。”说着上前带路。地窖子入口在楼后廊子上，入口处木板已经打开，里面刚刚清扫过。这是冬天为赏雪取暖烧地炕的地方。整个宅院只有这座小楼有此设备，赏雪要是觉得冷，就太煞风景了。绛初往下走了几步，见这小块地方勉强可以放两张床，就吩咐把老太爷帐褥安放在这里，让玮玮和小娃陪着，女眷们在楼下。玮玮等三人早跑到廊下草丛中，那里有一条小渠，原是从什刹海引来活水，现在早已干涸，只有白闪闪的碎石头在沟底。小娃跑去抓了一把，“好烫！”他叫着把石头扔了。玮玮和媚高兴地拍手。绛初又喝道：“这么大太阳，晒着怕不中暑，快上廊子来。”媚忙牵了小娃的手走上廊子，玮玮却钻入草丛中不见了。“看有蛇，别乱钻！”绛初着急地说，刘妈忙拿起一根竹竿，跟着钻进草丛。“街坊们来躲两天的事，太太看着怎样？”刘凤才提醒道。绛初看着这房间很象石洞，前后有几扇窗已经脱榫。心里盘算着在房当中放两架屏风，可以隔出内外，她知道邻居是不能得罪的，尤其在这种时候。可心里总不情愿。“已经够乱了，还添乱！”她想着，一面吩咐，“把这儿隔开，两个门出入，让他们从后门进来。”这时孩子们高兴地叫起来，“公公，公公来了！”果见吕老人拄着拐杖，莲秀在旁边搀扶，在烈日下走过来。“爹怎么来了？还没有收拾好呢。”绛初忙迎下来。“早点过来也好。”老人慢慢上了台阶，坐在室中，莲秀提着一个平底浅边竹篮，从里面拿出湿手巾递过去，老人没有接，眼光环视周围。“有两年没有来这里了。——这里住上十来个人没问题。”绛初此时还没有吃午饭，有些烦躁，心想老人只知关心别人，也不问自己家里人，便不搭话。刘凤才赔笑说：“太太已经吩咐，这就抬屏风去。开后门很方便。”老人往后墙看去，那后门是钉死了的，门外就是什刹海了。心知不让走正门穿过几层院子是绛初的主意，轻轻叹道：“邻居们怎么方便怎么走吧。谁知道能走几天！”他起身走到楼梯口，想上楼看看，绛初拦道：“刚刚玮玮他们要上我就没让上，这楼梯年久失修，爹走更不方便了。”老人温和地看着她说：“你也够累了。我到这里，就是安全地带了。”又对围在身边的孩子说：“赵婆婆说你们都没吃饭，随大人吃饭去吧。”绛初又前后察看了一番，领着孩子们去了。老人让莲秀扶着，缓步登楼，刘凤才要先上去扫，他也不听。刘凤才也跟着上来。开窗户，擦椅子。窗子一开，一阵风过，确比下面凉快。老人凭窗而立，见什刹海如在院中，半湖荷花开得正盛。笑对莲秀说：“想不到咱们让大炮撵着来赏荷花了。”莲秀说：“这里风大，站一会儿还是下去罢。”湖上没有一点风，荷花荷叶纹丝不动。左边一带长堤，搭着凉棚，棚下原有各种吃食玩物摊子，今天可稀稀落落。右边湖外房屋栉比，还有耸立在蓝天下的鼓楼。虽然炮声隆隆，这里还是很安静。对一个城市来说，是太安静了。老人轻敲窗台，自语道：“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”莲秀不敢接话。老人转脸对她说：“这时候，人人都该效命沙场。而老朽无用——你我登临于此，不知还有几回！”莲秀赔笑道：“什么时候想上来，不就上来了。眼下楼上不安全，还是下楼为好。”老人不答，反坐在一张旧椅上，望着半湖荷花出神。

荷花在骄阳下有些发蔫，但那颜色对一双昏花老眼已足够鲜艳了，渐渐地，鼓楼后面的钟楼也浮出了轮廓。两楼参照，线条十分和谐。

“要是这些建筑一旦毁于兵火，何以对祖先！我们这些不肖子孙，就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！”老人想着，脑海中出现了划北平为文化城的建议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强盗来抢劫时，主人说，不要抢了，这东西你也不要，我也不要，算是共同所有，还不行么？难道强盗会满足于此？这是天真，还是愚蠢，还是怯懦？我吕清非生于大地之间，国难临头竟没有一点用处！“怎么！上楼了！应该下地窖子呀！”楼下传来绛初的声音，声音很大。刘凤才又格登登上楼来，赔笑说：“太太请老太爷下去呢。”象是证明下去的必要，接连几声重炮震得窗格子嘎嘎响。老人起身下楼，绛初迎着，神色很不高兴，那潜台词是，我够烦够乱了，还添乱！她板着脸说：“庄太太打电话来，说他们在东交民巷一位外国朋友家，问三妹她们在哪儿，说让媚和小娃去住几天，爹说怎么样？”“我看弗之未必愿意，庄家虽是通家之好，可连庄家也是住在别人家呢。”绛初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那就看看局势再说。”这时楼下已用屏风隔开，屏风那边，不少人轻轻走动说话，是邻居们往这里来了，他们生怕打扰了主人。“预备点茶水点心什么的。哪能全都随身带来。”老人说。“爹下地窖子躺一会儿吧？别操心了。中午还没休息，看累着。”绛初说。老人点点头说：“按说跑反我也算是有经验了。”遂下到地窖子，躺下休息。莲秀把纱帐放好，退了出去。地窖子里很阴凉。四壁砖墙，涂抹着些许青苔，老人觉得这地方有些象监狱。“三女在学校里不知怎样？我至少不要再给二女添麻烦。”老人想。渐渐有些睡意，迷糊中仿佛在少年时躲土匪。那时土匪在河南安徽交界处称为杆子。百姓因为没有生活出路，拉杆的数百年就没有断过。吕老人在他家这一房是独子，每有匪来，父母都先把他藏在一个偏院的夹壁中。有几次因为土匪人多，家中主要人物都转移到寨外小山上，只留下护院家丁。有一次他们又来到山上，山中林木清幽，象个好玩的去处。清非觉得有趣，乘家里人忙着收拾坐卧处，跳上一块大石往山下望。忽见浓烟滚滚，不少人喊起来：“起火了！起火了！尚书府起火了！”因吕家在嘉庆到同治年间出了四位尚书，后来虽家道不甚兴旺，当地百姓仍称为尚书府。当时四周人有跑的有喊的。十分慌乱。远处浓烟中窜出白中泛红的火苗，一窜丈把高，看得很清楚。清非愣在那里，吕家人早在一迭连声找他，有人抱他下来，送到母亲身边。不多时有护院家丁来报，说土匪攻进寨墙。把吕氏祠堂烧了。祠堂对一个人实在可有可无。和清非更有切身关系的，是在这次骚扰中，土匪抢去十几个地主家的人作人质，其中有他新近下了红定的未婚妻，邻县的一位抚台孙小姐沈梦佳。沈家立即托人联系，两天后便赎回。可在吕家这边已有物议。只因沈家也是大族，当时在政治、经济方面情况都超过吕家，无人敢提出退婚，说闲话的不少。少年清非却觉得对方更增加了神秘色彩，有时简直把她想象为一位侠女。他没有想到过在他推翻满清政府数十年的革命道路上，梦佳可以算得是启蒙者。梦佳当时多么年轻！“一袭轻纱惊窈窕，翠鬟香冷花枝绕”。这是新婚清非赠她的词句。她简直轻得象个肥皂泡，透明的。彩色缤纷的，又总不是实在的。那时候肥皂还是少见的东西。她的声音也很轻，象是从远处飘来的。“土匪里也有好人，礼数周全得很。”梦佳轻轻在枕边说起那次经历。“也是不得已，人若有出路，谁愿意铤而走险啊！”那是清非第一次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问题。清非在光绪年间中了举，若照当时人生的公式，以后该考进士，做大官，为清朝效命，但在当时进步思想影响下，不少人都已看清政府腐败，民不聊生，要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。“老太爷睡醒了？”是莲秀平板的声音。紧接着是绛初加重语气的声音：“缪七爷差人送来一封信。写着亲启。”吕老人从历史中醒过来，意识到中华民族现在正值生死存亡的关头。抗战救亡，就是中华民族的出路！人老了，真奇怪，总是往几十年前退回去。他接过信和莲秀递过来的放大镜，认真地读。看着看着，忽然坐直了身子，嗤嗤几下把信撕作几片，用力摔在地下。“爹这是何必！”绛初说。“究竟什么事，也得有个对策。”莲秀捡起纸片，拚着给绛初看。信的大意是说，若北平成为战场，稀世文物毁于一旦，则吾人纵有数千身命也难抵偿！不见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么！他建议立即劝说停火，请老人签名。“炮声震耳，忧心如焚，凡所陈闻，皆思有以上报祖宗，下安后代，区区此衷，诸希垂察。”绛初看到最后几句，心里有些糊涂，只说：“缪家听差的还等着呢。”“用蓝笺回。”老人平板地说。蓝笺是老人不回信的通知，纸上有淡蓝色花纹，只印“吕清非拜”四字，接到的人便知不愿联系。老人六十多岁退出政治舞台，用这蓝笺打发过多少麻烦。“只用蓝笺，不合适。”绛初总想周全些。“附几句话吧？”“我是要写几句，写给看得懂的人看！”老人笑笑说。莲秀这时已在一个小几上摆满老太爷经常用的笔墨纸砚，还有那一部心经，一部郭象注《庄子》。蓝笺在一个小提匣里。绛初拿了一张退出，想着自己还得有个附笔解释一下，心里默默措词。到前边写了几句客气话，打发缪家听差去了。这时炫子开门出来要吃饭，后面跟着玮玮等三人。“娘吃过没有？”炫子问，笑盈盈地，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“我饿了。”说着去翻起居室的吃食柜子。刘妈笑说：“刚刚问大小姐，说是不想吃东西，才收了饭桌。”“下碗面吧？好不好？”绛初对炫子用商量的口气，向刘妈一点头，就变成命令。“快着点儿！让他们吃完就上后楼去。”一会儿刘妈端了一碗虾仁面来，面上摆着粉红的虾仁和鲜嫩的青菜。炫子说好吃，玮玮等原没有好好吃饭，也要吃，于是又要了一碗。三个人分，都觉得格外有味。他们还以为战争就是这样热闹好玩，象吃虾仁面一样轻而易举。三城门几天来都是关的时间长，开的时间短，也无定时。就象战事忽然激烈，忽然平静。报上有充满爱国热情的社论和学生请缨的志愿书，

也不断出现和谈的消息。弗之要碧初带峨进城，碧初想送峨去，自己还回来陪弗之。本来学校每天有校车进城，但这些天都不开。一天碧初携峨坐老宋的车进城，车到西直门外，城门关着，等了一阵，不知什么时候开。碧初第一次觉得北平的城墙这样有用。“也能挡住敌人就好。”她想。下了车仰望巍峨的城楼，上面的茅草刺向天空。峨坐在车里一言不发。老宋去打听消息，一会儿小跑着回来，说这儿不能多留，还是快回去，只好又回学校。好在电话除十三日那天不通，后来每天总有几小时可以通话，可和绛初联系。只是媚和小娃从未离过自己身边，好几天不见，又在战时，真是牵挂。这一天，卫葑到方壶来，说仗打得好，士气很高。几个大学要联合劳军。他自结婚次日回学校后一直没有进城。岳蘅芬多次打电话给碧初抱怨，责怪卫葑，还带上庄先生。可卫葑实在是忙。一面忙着和庄先生做实验，他们很忙实验半途而废，希望快些做出来。一面还忙着各种活动，他的活动也实在是多。现在要组织劳军，只是其中一项。“前几天音乐会上，柳夫人还募捐劳军来着。”峨说。“那次是去了。没有办好通行证，到军队驻地没让进，只是交了慰问信和慰问品。”卫葑说，“这次先联系好了。明天就去。”“我也去！”峨忽然说。弗之夫妇一愣，互相望了一眼，因为峨素来不喜热闹，不喜活动，所以诧异。峨并不注意父母的神色，只询问地望着卫葑：“不添麻烦吧？”卫葑不好回答，也询问地看弗之和碧初。“当然可以。”弗之说，“峨是代表，代表我们全家。”“应该去的。”碧初也说，“只是一切要听葑哥的话。”“跟着大家走就是。要唱几个歌，你反正会的。”卫葑笑笑说。“看你很累的样子。”碧初对卫葑说，“能进城时，还得抽空看看雪妍。”“事情还是好办的。不当亡国奴是人同此心，要不当亡国奴就得把敌人打出去，这是心同此理。”卫葑说，“雪妍要到学校来和我在一起，岳母不让。”他在结婚前就称岳蘅芬为岳母，在他有些调侃意味，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姓氏而不是称谓。“那间新房五婶娘布置得这么好，怪我们无福。”他因新房没有派上用场，心里一直歉然。弗之笑说：“这该日本人来道歉。——有几位教授要写公开信给南京，我要签名的。”卫葑兴奋地说：“我想得到。”碧初也说：“我们送点什么慰劳品？绣几个字完全来得及，我来约几位太太赶一赶。”站起身就去找材料。卫葑知道在去年冬天百灵庙大捷时，这位表婶曾和十几位太太一起为前方将士捐制棉衣，通宵达旦。“明天派峨带来吧。”说着便走，不肯留下来吃午饭。次日一早，峨骑车到学校大门口，见停着三辆大卡车，有好些人已聚集在车旁。峨放车时，听见有人叫“孟离己”，抬头见是吴家毅和吴家馨两兄妹，三人都很高兴。家馨说：“我们以为你不会来，要预备功课。”“你不也要预备么？”峨说。“本来家馨不能来，要来的人太多，她是硬挤进来的。”家毅说。“这都是为了尽自己一份心。”谁在旁边接话道。大家站着说话，卫葑在卡车前和几个人商量什么，向峨招招手，问：“你们小姐谁坐司机台？”小姐们都不肯坐。峨把带来的布包交给卫葑，那是碧初等赶制的横标。不多时人来齐了，大家爬上卡车，峨和家馨的旗袍都撕开了叉，谁也不注意这点尴尬，都很兴奋。似乎他们去见一见拿枪打仗的人，就能保证胜利，就能保证他们不做亡国奴。峨和吴家兄妹坐了最后一辆车，前面车带起大团滚动飞扬的尘土，不多时，大家都成了土人。清晨的凉爽很快在阳光的逼迫下消逝了，虽然大多数人都戴了草帽，有的女同学打起阳伞。还是很闷热。汗水在人们脸上冲开几条沟，到目的地时，人人都成了大花脸。幸好路旁有条小溪，大家胡乱洗了脸，排成三列纵队走进营房。一小队士兵整齐地站在地面上，峨和家馨都觉得人太少。她们以为可以看见千军万马，漫山遍野的英雄，精良整齐的装备，眼前一小队兵显得孤零零的，看上去也不怎么雄壮。“这是哪儿？”她们不约而同互相问。后来弄清楚这是南苑营房。有两个军官走上和几位带头的代表握手，表示欢迎。这时又有车开来。是城里的学生们到了。场地上民多于兵，各种服色簇拥着一小队黄军装，兵士不再是孤零零了，有一种热腾腾的气象。峨不认识代表学生讲话的人，他很激昂慷慨，但稍有些官样文章。卫葑代表大家赠送慰劳品，有毛巾、罐头等物，摆在一排方桌上。他打开峨带来的布包，让三个同学把那横幅拉直。那是一条花布，上面用红布剪贴“国之干城”四个大字。卫葑站在这横幅前讲了几句话：“将士们有抗敌重任，只能有少数人来接受慰劳。我们带来的人也不多，可不只代表北平学生，每个学生还代表他们的家庭，可以说，我们代表的人可多呢，我们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，支援你们，拥护你们，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！你们以血肉之躯做国家的钢铁长城，靠了你们，中华民族才能免遭灭亡！”大家都很激动，七手八脚把那横幅挂在房檐下。一个军官向队伍走了两步，还没有讲话，沉重的炮声响了，一声紧似一声。大家沉默了一会儿，那军官喊口令道，“一——二！”兵士们立即大声唱起歌来。嗓音是沙哑的，调子也不大准，可是歌声这样雄壮而悲凉，以后许多年，峨总不能忘。歌词的最后两句是“宁愿死，不投降”，先唱一遍，又放在高音唱，两个军官也跟着唱，后来学生们也一起唱起来。在轰隆的炮声伴奏下，“宁愿死，不投降”的歌声越过田野，在万里无云的晴空里飘荡。学生们带去的节目取消了。他们应该立刻离开营房。峨和吴家馨不约而同地跑过去把自己的草帽送到兵士手上。峨的草帽有讲究的花纹，送给了一个稚气十足圆圆脸的小兵。吴家馨的草帽朴素得多，送给一个表情呆板的中年人。他们很快爬上卡车，开回学校。路上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，只不时有人起头唱那首歌“宁愿死，不投降！宁愿死，不投降！”他们好象是和兵士们一起发过一个重誓，用生命做代价的重誓，“宁愿死，不投降！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重誓呵！回到家，峨觉得不舒服，饭也不吃，晚上就发起烧来。校医院有一位祝医生是他们的家庭医生，这几天阻在城中，没有到校。只好请了在校的医生来，说是中暑，开了药，峨服过后，夜里忽然吐泻不止，碧初一夜起来好几次照看。次日停了吐泻，温度仍很高，又拖了一天，听说西直门

天上下午各开一次，决定进城治疗。学校因值假期，并没有很多具体事务。弗之觉得和碧初进一次城未为不可。于是叫人通知卫葑是否愿搭他们的车，可是卫葑不在倚云厅，说是劳军回来便不知何处去了。到实验室看时，只有庄先生在，说前两天卫葑都住在实验室，现在轮到他了。弗之便和碧初携峨进城。他们顺利地到达香粟斜街。帽和小娃高声笑着直扑上来，玮玮也不落后。因后楼照顾病人诸多不便，弗之夫妇和峨仍安顿在西院。很快请了祝医生来，说是急性扁桃体炎，休息服药会好的。三个孩子在后楼玩了几天，不大新鲜了。也挤在峨屋里，争着拿东西。炫子听说峨去劳军得了病，也来看望。“你怎么想得起来到兵营去！”炫子睁大眼睛，神情活象那个玩偶莎丽，“你去一趟，就能打胜仗么！”“莫非你认为我们打不了胜仗？”峨有气无力地说，“谁这么说来？”炫子只管笑，“我说你不值得，去一趟，生一场病。”“千千万万值得的！”玮玮大声说。他们姊弟性情不同，但感情很好，他对姐姐的谬论大都是以男子汉的大度一笑置之，很少象今天这样。峨、帽姊妹性情不同，感情也不好，两人常常故意顶撞，这时帽对姐姐却十分羡慕并同情。羡慕她到过英雄的兵营，同情她生了病。心里也很不以炫子的话为然，一双灵活的眸子在炫子身上打转。“你们都反对我？”炫子还是笑着，“这几天时运不佳，净碰上些爱好战争的分子。我可不管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别想让战争影响我。”“你不是还上后楼躲炮弹么。”玮玮说。他本来还想提麦保罗，怕话太重，没有说。炫子觉得自己犯不着陪在这儿，人家舒服地躺着，自己得和小孩子拌嘴。“得了得了，我没话跟你说。”她对玮玮说，也就等于向峨等告辞，径往碧初房里问安。见碧初和赵妈在整理帽和小娃的衣物，弗之不在屋里，略说几句，自去了。弗之此时在吕老太爷屋里，谈着刚到的报纸。报上发表了蒋介石委员长在庐山关于时局的谈话，阐明中央政府的最低立场是希望和平，准备应战，对内求生存，对外求共存，措词比较强硬。老人已先让莲秀念了一遍，又用放大镜仔细看过。他对弗之说，“我前半生反对满清，后半生反蒋，老来退居什刹海，不问世事。要是蒋能够团结全国人民打这场仗，我拥护。”弗之说：“现在最主要的是国共合作，团结抗日。我们前几天看见过共产党为抗日发的宣言。”遂讲了宣言大意。吕老人很高兴地说：“中国的希望在此，也许这一次抗日战争，是我们国家的转机？”又说，“令表侄卫公子是个出色人物，我印象中一般理科的人不关心政治，他似乎不只关心，还很起作用。”弗之知道老人从宣言想到卫葑，因说：“我们也不了解他的身分。他以前念书很专心，是卣辰的得意弟子，这一年课外活动多，学习似乎退步了。他能力很强，爱国心热。只是以后学问上要受影响。”老人沉吟说：“不过总得有人把精力花在政治上，不然国家民族的命运谁来掌握？老实说，我年轻时，是耻于做一个潜心研究的学者——这话和你说合适，你们学校绝大部分都是踏实的学者。无论国家怎样危难，这份宝贵的力量在，国家就有希望。——我现在是没有报效之力了。前几天缪东惠遣人来要我签名，惹我很想写篇反签名的激昂慷慨的文字，结果只写了两首歪诗。我说要给懂得的人看。”遂命莲秀取出一张诗笺，递给弗之说，“本来觉得胸中有千万句话，写出来也是这样平淡，拿回去看罢。”弗之将诗笺接在手中，又说些学校情况。回到西院和碧初同看那诗。只见写的是：感怀二首其一忧深我欲礼瞿昙，痛哭唐衢百不堪。霄焰峨眉偏伏昼，北演馄化竞图南。齐竽竟许逐群滥，卡璞何曾别足惭。谁使热心翻冷静，偷闲惯见老僧谈。其二众生次第现优昙，受侮强邻国不堪。自应一心如手足，其能半壁剩东南。时危时奋请缨志，骥老犹怀伏枥惭。见说芦沟桥上事，救亡至计戒空谈。老人目力不好，手也颤抖，但字迹大体周正，有几处笔划重叠仍可辨认。两人读诗后默然半晌。弗之说：“以后的子孙或贤或不肖，不知能不能体会我们的心，体会有一个不受欺侮的祖国多么重要。”“爹这样的热心人也少见，还说，‘热心翻冷静’呢，谁见他冷静过。”“从长远看，学校必是南迁，爹也应离开北平。他虽久已屏迹政坛，仍然是一个目标。”“离开北平？”碧初一怔，“我们不打了么？”“抗战是一定的。不过今后北平局势不会平稳，学校办不下去。不知道最高决策如何，我只是这么说说。”经过几天调理，峨的病渐痊可。弗之和几位教授商定写给南京的信稿，即准备出城。怎奈从二十日起战事又紧，城门几天不开。二十六日日军侵占廊坊。次日大举进攻南苑，枪炮声飞机声终日不绝，到晚才稍安静。人们不清楚战局究竟怎样，却都在一种振奋的状态中。街上不时传来消息，东单设了工事，长安街上堆了沙包。只是奋勇抗敌本身就让人高兴。二十八日黄昏，吕贵堂喘吁吁地跑到后院，一路大嚷，“打赢了！打赢了！”大家围住他，说是刚从街上听说我军攻占了通州和丰台。吕老太爷也扶杖到阶前，整个宅院洋溢着喜庆气氛。半个多月来，人们不敢在院中乘凉，窗户上挂了黑幌子以防空袭。这天因为有胜利消息，虽然战事激烈，反有一种平安之感。刘凤才又从外头听说西交民巷一带挖了战壕筑了工事，几个人在垂花门前讨论，玮玮等三个孩子也凑了过来。刘凤才说：“咱们中国军队不是不能打，二十九军大刀队英雄无比！刀光一闪，鬼子连逃也来不及。”澹台家的孙厨子说：“要当兵，我也去！我给他们做好吃的！”吕贵堂说：“二哥说得对！咱们军队不是不能打！照说每个人都能干，敢干。只有联合好了——”照北平习惯，对人开口都该称爷，吕贵堂照家乡规矩，称听差为二哥，刘凤才不与这外乡人一般见识，对孙厨子笑笑说：“军队做饭可没那些个材料。你能做出什么来！”孙厨子说：“越没东西才越显本事。”刘凤才故意问贵堂：“您怎么打算？”贵堂抬头看看融着幽幽月光的天空说：“国家有难，万死不辞。”刘凤才和孙厨子都笑起来：“转文的劲不小啊！现在可是要真刀真枪！”玮玮很感兴趣地看着这几个成年人说：“我也愿意去打仗！”

大家听了都笑。刘凤才说：“打仗哪有少爷们的份儿？再说你还小。”玮玮说：“还小？也许是没有少爷的份儿这话不通。都是中国人，都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和权利。”刘凤才笑笑说：“少爷的志气大，可我总不信能让你去打仗，太太也不能让你去。”吕贵堂说：“我看也不见得。老太爷就能让去。”说话间赵妈来找媚和小娃。媚拉拉玮玮的袖子，玮玮不理，他还要在这里谈论打仗的事。赵妈带两个孩子走了，走过了藤萝院，对媚说：“小姐家的可不能凑到听差一堆儿，他们说的有什么好听！”小娃说：“吕贵堂要去打仗，玮玮哥也要去呢。”媚忙说：“那是说等长大了。”“我看怎么打也和你们关系不大，少不了你们吃喝。”赵妈不由得叹气道，“乡下人可就难了。出捐出税再加上出兵，足够一折腾！”这几天战局紧张，后来楼避难的邻居多，屏风往东移了两次，绛初为自家人留的地盘缩小了。弗之不去，碧初要陪他，峨也不去，只两个孩子照旧去，那里热闹好玩。今天赵妈领他们到西院盥洗，小娃说不去后楼了，要挨碧初近些。媚也不愿意离开。五人一起坐在外间，并没有多的话语，只一种和谐的安宁的气氛使他们都感到象在方壶一样，战争似乎暂时变得遥远了。“孟太太没歇着？”刘妈先在帘外问了一句，遂掀帘进来，是绛初遣来报信，说缪府电话：保安队起来抗日，攻占了通州和丰台，给日军重创。这话刘妈说起来是这样：“缪太爷知照我们太太，保安队把日本鬼子打垮了，得了通州丰台，赶明儿还要往回夺廊坊呢。”胜利的消息确实了，大家十分高兴。“赶明儿还要往回夺廊坊呢。”小娃学着说，大家都笑。弗之的兴奋又不同于众人，兴奋中有些不安。也许靠我们的民族正气，真能击退敌人，保住疆土？见大家高兴，不觉念道：“万姓馨香钦国土，通州已下又丰台。”孩子们睡了以后，弗之夫妇在院中小立，月光如水，花丛上浮着一层银光，两株垂柳如同精工雕刻，静静地垂着。四周没有一点声音。“怎么这样静？”弗之轻声说。和这几天枪炮声比起来，这时真静得奇怪。“也许准备明天大战。”碧初说，“前两天晚上也很安静，只有零碎枪声。”“现在是零碎的也没有了。”大家在寂静中进入梦乡，夜已深了。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阵嘈杂的声音。弗之在睡梦中觉得有什么把他推向睡梦的边缘，推了几次，他忽然醒了。定了定神，分辨出是车马和脚步声，从南面传来。他起身出房到西墙下细听，沉重的脚步声似乎就在墙外，但他知道，其实是在地安门往北海后门一带。脚步声整齐而有节奏，每一下都象是重槌敲在北平的土地上。他听了一会回身到廊上，见碧初出房来了，轻声说：“象是过队伍？”“从东向西！”弗之迟疑地说，这样整齐的脚步声，怎么从东向西？他思索着，忽然想到自己的诗，“通州已下又丰台”，好象是一种嘲弄。月光溶溶地流泻，花丛中什么东西扑拉一下。在沉重的脚步声中，忽然响起一阵孩子的哭声，声嘶力竭的任性的哭声，尖锐地刺着黑夜。弗之夫妇不安地互相望着，一时哭声渐弱，远处辘辘车声和脚步声越来越急促，象潮水象雷声，汹涌轰鸣，在拥抱着人们入睡的寂静的黑夜里散开来，震动着凝聚着中华文化的北平的土地，也震动着这一对中年夫妇的沉重的心。四弗之永不会忘七月二十九日清晨北平城内的凄凉。好象眼看着一个振鬣张鬃、猛烈鬣影而，紧张到神经末梢的巨兽正要奋勇迎战，忽然瘫倒在地，每一个活生生的细胞都冷了僵了，等人任意宰割，弗之自己也是这细胞中的一个。他因半夜未睡，早上起身晚了，正在穿衣，碧初已到孩子们房里去了。“三姑父，”吕贵堂在外间叫，接着冲进内室，扑咚一声跪在地下，抱住弗之双腿。“怎么？什么事？”弗之一手穿袖一手去扶。“完了！全完了！”吕贵堂抬起头，满脸泪痕，“咱们的兵撤了。北平丢了！”昨夜兵车之声果然是撤退！弗之长叹，扶起吕贵堂来。贵堂问：“您说告诉老太爷吗？”碧初闻声走过来，一手扶住床栏，定定地望着弗之，一面眼泪扑簌簌落下来。“晚一会儿，让太太们去说。”弗之略一沉吟道。“南边的工事都拆了，昨天还严严实实，今天躺在那儿，死了一样。三姑父，您说怎么办哪！？”吕贵堂呜咽着说，不等回答，掩面跑了出去。“我出去看看。”弗之扶住碧初的肩，让她坐下。不等她说话，便匆匆往街上来。这些天虽有战事，北城一带铺面大都照常开。而这时所有的铺面都上着门板，街心空荡荡，没有人出来洒扫。绚丽的朝阳照着这一片寂静，给人非常奇怪的感觉。地安门依旧站着，显得老实而无能，三个门洞，如同大张着嘴，但它们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它们无法描绘昨夜退兵的愤恨，更无法诉说古老北平的创伤。它们如同哑巴一样，不会呼喊，只有沉默。地安门南有一个巡警阁子，阁子里没有人。再往南有一个修自行车小铺，门开着。弗之走过去，见一个人蹲着摆弄自行车。站了一会儿，这人抬头说：“我打门缝里瞧着了，难道咱们真不能打！”过了一会又说：“前面的沙包都搬走了，您自个儿往前看看。”他们并不认识，可在这空荡荡的街上，他们觉得很贴近。因为他们的命运是共同的，他们就要有同一的身份——在日本胜利者掌心中苟且偷生的亡国奴！弗之摇摇手，转身回去。太阳已经很高，有些人家开门出来取水，人们的表情都很沉重。弗之觉得腿都抬不起来了。快到斜街口，就见刘凤才在那儿张望。一眼瞥见，跑上来拉住说，孟太太着急，叫他出来看看。到家后，碧初泪盈盈地说了一句：“往后日子怎么过啊！”弗之没有应声。近午时分，绛、碧二人去到上房。莲秀出来说：“睡着呢，说了不愿意见人。”绛初立刻放下脸来，说：“谁告诉了？”“迟早要知道的。”碧初忙道。莲秀低着头，半晌才说。“吕贵堂进来，颜色不对，老太爷问出来了。”绛初叹了一口气，碧初红了眼圈。二人下了台阶，见院中鱼缸里荷叶零落，两只莲蓬烂了半边，觉得十分凄惨。绛初给缪东惠打电话问情况。缪得知弗之在，便请谈几句。两人招呼后沉默半晌，后来缪东惠说：“前天南苑战事激烈，副军长佟麟阁、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。”弗之呵了一声，说不出话。那边又说：“只是北平的文物保全了，让人放心。”弗之又嗯了一声，不肯说话。那边继续说：“北平市么，现在由张自忠代市长，还兼察冀委员长。老实说，这些事我还

是从报馆朋友处知道的，没有人通知我。”“北平眼看不属中国，秋生兄还打算干下去么？”弗之问。“弗之兄此问不当。哈哈，”缪东惠干笑几声，“不是我愿不愿，是人家愿不愿。北平不是中国的了，还不是要看人家的眼色！我只是放不下我们的北平城，祖先传下来的北平城！”停了一下，缪又说：“城门下午开，学校不知怎样办。这是大家都关心的。”“我要尽快出城，国虽破，人仍在！”弗之不再多说，挂断了电话。一会儿庄太太来电话说她和孩子们都好，如弗之出城，请告诉卣辰她愿意出城去陪他。孩子们很安全，她迟疑地加了一句：“我很惭愧，我们太安全了。”弗之说不出话，说话的能力似乎都随着北平失去了。放下电话就打点出城。碧初要同去，弗之不允，说城外有老柴李妈足够伺候，城里几个孩子需人照管。碧初想想确不好都交给绛初，无奈同意弗之一人去。好不容易等到下午，弗之自坐老宋的车出城。街上还是冷冷清清。只有很少几家小门面开门，都是家无隔宿之粮，不开门不行的。沿途并无盘查阻拦。车到校门，校警照例举手致敬礼。弗之命停车，问有无惊扰。回答说前几天日本飞机在清河扔炸弹，听说伤亡不大，校内还平静。他说完这些，问道：“听说宋哲元军队撤走了？您说这是真的？”弗之点头。校警忽然哇地哭起来。老宋愣在那里，半天不开车。弗之先往庄卣辰家。庄太太喜爱中国情调，住了这种中式房屋。从两扇红门进去，阒（去）无一人，满院荒草，侵上台阶。站了一会儿，才有听差出来说庄先生在实验室，好几天没回家，饭都是送去吃。弗之点头，上车回到方壶。淡黄色的纱帘依旧，房中摆设依旧，弗之却觉得一切都大变样了。他一个个房间走过去，都开开门看看，只觉得空落落的，还有些陌生。他留着书房门不敢开，不知道他的著作罩上亡国奴的气氛会是怎样。“老爷回来了！”“路上好走吗？”柴发利和李妈从下房的过道小跑着过来，高兴地围着弗之，“太太呢？小姐们和小少爷怎么样？”问过头几句话，两人又渐渐恢复了平日的拘谨，垂手站着。“你们都辛苦了，受惊了。”弗之温和地说。这时远处响起飞机声，愈来愈近，盘旋一阵往西飞，接着是轰然巨响，一声接一声。“扔炸弹了。”老柴说，“老爷往图书馆底下避避才好。”弗之不答，停了一会儿说：“你们去吧。”老柴说：“这几天大家都在图书馆地窖子里去，我让李嫂子去，我看家；她也不去，就都没去。”弗之点头，微笑说：“好，一切照常。”两人不再说话。老柴退下，李妈在房中收拾。飞机投了十余枚炸弹，仍在空中盘旋。弗之估计这是轰炸西苑。在城里往后楼下躲，在学校往图书馆地窖子藏，这就是今后的命运。他慢慢走到书房，鼓起勇气推开门，看见乱堆着的高高的一摞摞书和横七竖八的文稿，心里倒安定了许多。他在桌前站了一会儿，抚摸着压在文稿上的水晶镇纸。但他不能坐下来。他得马上和秦校长联系。电话不通，飞机仍在头顶，他觉得不能在家里，必须往秦家去商量办法。他正要往外走，卣辰来了。两人一见，都觉得对方苍老了许多，但都没有提起。“实验快完了，只要再有三天时间。”卣辰不等问便说。然后歉然微笑：“我就知道实验室！”“玳拉说要来陪你。”弗之传达过这话，心知卣辰不会让她来，说，“学校是要南迁的，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。”卣辰说：“你们文稿一夹，书籍装箱迁起来容易，我们的实验室怎么办？一年半载盖不起来。一个好学校的条件是师资和设备。咱们这后一条取消了。”“前一条永远会有，只要人不死！”“那也难说！”过了些时，飞机声消失了。卣辰说他很饿，大概忘记了吃午饭。“贵管家可能忘记送了吧？”弗之问，一面按铃叫柴发利送点心。点心送来了，卣辰道：“现在多吃点，以后还不知日子怎么过。”埋头且吃。到一个细瓷蓝花碗和一个高脚瓷盘都空了，他忽然问：“我吃的是什么？”弗之也没有看，又撤铃问柴发利。柴说：“送来的是馄饨和火腿萝卜丝饼，我才学着烤的，是不是味儿不对？兴许做的法子有错？”卣辰忙说：“很对，极好。”柴又说。“晚饭预备的也是这个。老爷看行吗？”实在是没有别的菜了，柴发利变的法子。弗之说什么都行。正说着，有人撤门铃，柴去开门，惊喜地说：“是秦校长！”秦巽衡很瘦削，但不单薄，总给人可倚靠的感觉，是一位从外表到内涵都极典型的大学校长。明仑大学在二十年代末期接连换了好几位校长，都是勉强维持半年就下台，到秦巽衡来才稳定。他应付当局，团结教授，教育学生，三方面都有办法。芦沟桥事变后不久，他从南京赶回。他此时站在客厅里，神色沉稳，并不觉得是在战争中，头顶上刚有飞机扔过炸弹。“我正要往你那边去，卣辰来了。”弗之说。“飞机过了我出来看看。”巽衡声音低沉，说话很慢，好象常在推敲自己的话。学生说秦校长三年决定一件事，决定以后，一天就要办完。“我猜你城门一开就会回来。”遂说了些撤军情况，叹道：“赵佟两位都牺牲了。上个月佟麟阁到学校来参观，还动员了几十名学生到他那里工作，这些学生不知怎样了。”停了一会，弗之说：“我们现在也只有遣散学生了。大概不少人要参加救亡的。”“学校怎么办？”卣辰问。“南迁。弗之回来很好，今晚开校务会议，讨论怎样准备南迁。”“南迁？”卣辰不由得反问一句。其实这是在意料中的，学校也不止一次讨论过。但在北平被弃后，从秦校长口中说出，都觉得有不同的分量。“只此一路。还有什么办法？”“中国好在地方大，”弗之苦笑，“到危急时候，衣冠南渡，偏安江左，总能抵挡一阵。”“我们总希望不至如此。然而这是近百年历史决定的，——只有逃难了。”因为看穿了百年历史，巽衡自然沉稳。卣辰轻轻搓着双手，说了几句搬迁仪器的事。过了一会，要回实验室去。巽衡要到学生宿舍看看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方壶周围竟是死一般寂静，这寂静沉重地向弗之挤过来，挤过来，使他快步走到书房，关上了门，仿佛要把死一般的寂静关在门外。当晚校务会议开过以后，接连几天，弗之上午都在办公室照料遣散学生，每人发二十元旅费。能组织到一起的，便三三两两结伴往长

乱。本来暑期中留校学生不多，可也有这样那样问题。下午他大都到图书馆照看整理书籍。虽说已运走一部分，剩下的还很多。书库里很乱，一箱箱的书堆得很高，书架上的书有的歪着有的倒着，有些善本书就搁在肮脏的地板上。那地板是厚玻璃的，平常总是擦得纤尘不染。从下层往上看是迷蒙着云雾的乳白色的天，从上层往下看是一片半透明的湖水。就从这天地间，走出多少卓伟之才，加速人类的进步。弗之非常爱这书库，爱这里蕴藏着的人类的宝贵的精神，爱这里贮存着的知识，甚至也爱这玻璃地板。他不止一次从地板上拾起一本书，因为不知该放到哪里，总是交到管书人手中。他用袖子擦去书上的浮尘，还用袖子擦擦地板。“孟先生！我们收拾了有什么用！现在还能运出去？等于给日本人整理。”一个图书馆职员抱着一摞书，看见弗之的举动，苦笑道。弗之一怔。作为教务长，他和校长、秘书长、图书馆主任等商量过不止一次，现在怎样运法却还未定，也许真的运不走了。但是他必须说一句话，这句话在他身里长大着，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身躯也高大了。“我们会回来！”他几乎在嚷。收拾书的人抬头看他，有人用沾满灰尘的手擦眼睛。“我们会回来！”有人喃喃地说。弗之从图书馆回家，见如血夕阳沉落，简直想对着整个校园大声喊：“我们会回来！”他心里充满着愤懑、痛苦和惭愧。这些感情这样沉重，使他几乎抬不起双脚，勉强拖到方壶门前。门前花坛中的那株罗汉松，一半罩着红光，一半绿得发黑，显得孤零极了。弗之加快脚步进入内室，忽见碧初坐在她平素坐的安乐椅上。她一见弗之立刻站起身，想笑，可是眼泪涌了出来。弗之坐下，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——怎么了？爹和孩子们都好么？”她点头，几次拭着泪痕，呜咽着勉强说出来，“他们都好，你放心。”她哽噎着，慢慢说了路上的遭遇。碧初是和玳拉一起来的，车子到双榆树一带，路上站着不少日本兵，举枪拦住车，问她们往哪里去。见是英国领事馆的车，不理玳拉，单把碧初带的一个包打开检查，包内是些换洗衣服，一个兵用枪尖把衣服挑起来，又扔在地下。碧初和玳拉都不说话，眼光随着衣服往路边看时，两人都紧紧抓住了对方的手。路边是双榆树巡警阁子。阁子前横躺着两具尸体，一个仰着一个伏着。阁子门上还躺着一个，半身在内半身在外。都是巡警衣着。门上绑着一人，是老百姓，垂着头不知是死是活，光头在阳光下发亮。碧初不敢看，却不由得仔细看，见这人慢慢抬起头来，脸上一块碗口大的红记明晃晃的。“广东挑！”她一惊，再看旁边果然有一副打翻的挑担，精致的小抽屉散落一地。碧初又怕又怒，简直要叫出来，想质问，想抗议，想哭，她脸上的表情必是很不平静，一个日本兵举起枪对着她。“你们要怎样？”玳拉用英文说，说中文反正他们也不懂。“你们是正规军人吗！举枪对着妇女！”她接着解释她们是明仑大学的家属，要回家去。另一个兵毫无表情地望着她，也向她举起了枪。碧初和玳拉各自对着一只黑洞洞的枪口，心几乎停止了跳动。她们不约而同松开对方的手，坐直些，不再说话。这时一个小头目模样的兵走过来向车窗里张了张，不耐烦地向他的兵一挥手，两个兵退下去了。司机还不敢开车，伏在方向盘上，尽量缩小身体。小头目等了一会儿，敲敲车窗，让他走。他才忙不迭发动汽车。不知是车子不好还是忙中有错，马达响了半天车子也不动。这几分钟对碧初和玳拉真象一个世纪一般长。车终于动了。司机还不敢开快。走不多远，听见后面一声枪响，两位太太猛然回头，见那广东挑身子向前扑着，肩上是血肉模糊的一团。玳拉用手遮住眼睛，细长白嫩的手指不断颤抖。碧初两手紧握，自己轻声说：“不怕！不怕！”她的舌头发木，再吐不出别的字来。弗之此时只能站在她身旁，含糊地说：“别哭，别哭。”他觉得对不起她，让她受这样的惊吓，那种沉重的心情延续着，更添了不能保护妻子的羞耻，使他说不出话。“湖台镇上的铺子都挂日本旗了。”碧初呜咽着说。“学校唯一的办法是南迁。”弗之说，“我们唯一的路是随着学校，离开北平。我们得详细商量这事。——等学校的事都安排妥当，好吗？”他说着轻抚碧初的肩，在他是了不得的温存了。碧初渐渐平静下来，抬头看着弗之：“其实没有什么可商量，走就是了。吃苦我是不怕的，只是——好了，你下午——”她断续地说，一面紧紧拉住弗之的手。“秦校长后天要离开了，明天校务会议上就宣布。”弗之说，碧初慢慢松开手说：“你该吃饭休息，我已经好了。”说着站起自往浴室洗脸。然后二人往饭厅来。次日上午，北平明仑大学在圆甑举行了在北平的最后一次校务会议。先生们坐在一边是落地长窗的客厅里，面对花园里满园芳菲，都不说话，气氛极沉重。听差往来送茶和饮料，大家也很少碰一碰。秦校长照例坐在那把乌木扶手椅上，用他那低沉的声音慢慢说：“北平已失，国家还在，神州四亿，后事可图。我们责任更为重大，国家需要我们培养人才。我在庐山，和蒋先生谈到北平学校前途，蒋先生说，华北前途，很难预测，一城一地可失，莘莘学子不可失，教育者更不可失。学校在长沙已有准备，我明日往南京教育部后即往长沙等候诸公。”他说了仪器图书陆续搬运的情况，会上议决由化学系教授周森然偕同事务主任等留守学校，直至所有人离开。历史系李涟因谙日语，也参加这一工作。周森然因为父母老迈、妻子多病已决定留居北平。“听说两三天后日军要进城驻扎，可能会占据校舍。”周森然说。“只好由他。”巽衡道，“只是同人们陆续南下，最好在天津有接应。”天津因有租界，活动方便得多。先生们皆以为然。卣辰忽然灵敏地说：“我去英租界当接应。”大家原都没有想到他，不觉一愣。再一想，觉得确实合适。巽衡望着大家，略有迟疑，说：“另外还有庶务人员，事情倒是不太复杂。弗之望着卣辰清澈的眼睛，心头一阵灼热，大声说：“只要卣辰把心思从实验上借回来，再复杂的事也能办。”见无人反对，巽衡点头。遂把天津接应站讨论了片刻。确定由庄卣辰负责，料理南下人员的经费，和图书、仪器等的转运。大概从英租界受到启发，周先生说：“不知能否让美国领事馆出面保护校舍？”他的声音很轻，似乎在问自己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！”弗之说，

“没有用的。”众人亦以为无用。周不再说话，停了一会，他大声哭着说：“当遵秦先生命。我其实是得好好把学校交给日本人。”他这一哭，好几位先生都潸然泪下，随即呜咽出声。“我以为，我们能够回来。”秦巽衡一任眼泪流淌，站起身声音颤抖地说。他先和周、李两人握手，又和卣辰握手，再和每个人握手告别。和弗之握手时，他说：“我先走一步。”夕阳的光辉照在这两张痛苦而不失威严的面孔上，照着滔滔滚下来的热泪，照着衣衫上发亮的泪痕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